

王丽萍  著

女子公寓

Nüzi Gongyu



 安徽文艺出版社

王丽萍 / 著

女子公寓

●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女子公寓

王丽萍 著

责任编辑:徐海燕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安徽书刊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875

插页:1

字数:320,000

版次: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99-4/I·1392

定价:1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影

内 容 简 介

一个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的，一个是爱上了一个有家室的人而离家出走的，一个是大学毕业不愿回到家乡并要在城里干一番事业的，一个是从农村出来当保姆后发誓要挣大钱的，一个是为了给自己备嫁妆的……五个不同身份、不同爱好、不同个性的年轻女子住到了都市一座公寓里，她们叫它为“女子公寓”。

从此，在这个公寓里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她们的爱情、她们的事 业、她们多彩又辛酸的人生……经过多少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她们中有的人与自己的亲生父亲对簿公堂；有的人天天打热线电话到电台，可最终自己爱上的却是主持人的丈夫；有的人不择手段进行事业奋斗最后又被真诚和善良感动，成了事业的强者；有的真的“中”了大奖以为从此可以当上城里人了；有的当曾经的恋人再度回到她的身边时，她却已经没有感觉……

五个女孩子在对人生对事业对理想的追求中渐渐明白，人们一生寻觅的东西，就是一个永远的主题，那就是爱和友情，就是美好和纯真的心灵……

第一章

一

远远望去，那架 MD-82 飞机就像是一只蜻蜓，轻盈地、优美地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后，轻轻地落在开阔的停机坪上。

此时，阳光灿烂。有理由相信，在这样一个天气和这样的日子里，一切美好的故事都有了最好的机会缓缓登场，如同一幕戏剧，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里，隆重上演。

二

几乎等不及小姐把机舱门打开，童乃声就忙不迭地挤过人群，他这副架势，简直就不是坐飞机，而是去抢购紧俏商品。

一个被他踩了脚的女人低声怒喝道：缺德！童乃声看也不看，若是平时，他定会有分寸地，并露出他有名的“童氏微笑”来朝

那位女人点点头。他的经历和经验告诉他，几乎所有的成熟女人都难以抵抗他这微笑。大部分女人就同一见阳光就化了的冰一样，对她们而言，童乃声的微笑就是阳光，她们心甘情愿地化掉！

此时，童乃声才发现自己的情绪已经多么地糟。他旁若无人地、毫无道理地挤开人群，为的是尽可能早一点下机、乘车、到家。到家后呢？他重重地叹一口气，这一下，他感到老了，而且是无可挽回地老去。

一向自信十足的音乐家童乃声，觉得自己就是一块冰，碰到任何东西，就化。

三

此时，在童乃声家的书桌上，平放着一封信，窗外，风轻轻吹来。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离开家了，我去完成一件对我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请你们不要担心和害怕，我总有一天是要离开家的，这次离家，就当是一次实习好了，如果在外面过得不好，我就回来，但我保证我每个星期给你们打电话。另外，我把小花也一起带走了，你们曾答应她在我们家干两年就给她找个工作，她已经干了两年半了，你们一直也没有帮她找。我从大衣橱里拿走了一千块钱，就当我向你们借的，我替你们付了小花这个月的工资，其它的钱我先用着，以后会还你们的……你们不要报警，不要到处找我，不要登寻人启示，不要雇私人侦探。这次离家我想了很久了，我把一件事情解决了就会回家来的。女儿遥遥上。”

四

十九岁的童谣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一些。这并非是她长相如此，而是化妆的结果。她有一副很漂亮的身材，按当今的流行标准来说，她属于那种宽肩、蜂腰、圆臀、长腿的体型，如果她再高一点的话，很有可能被模特公司的星探找了去当模特。

知道自己本钱足，童谣看人的目光自然是高傲的。她今天穿了一身長至膝盖的裙子，上边是开口很低的白色真丝短衣，鼻梁上加一副“卡本卡”眼镜，嘴唇涂得异常的红。远远看去，她有点夸张了的艳丽，仿佛刚刚下舞台的明星，此时，正站在街口，等着发烧友来签名。

“她一定来吧？”身边的声音有点抖。

童谣想也没想地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边上没声了。

童谣回过头来，这时，她看见张小花的眼睛怯怯的，目光散开来，很不自信。

童谣：“我说过了，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她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怨气，“又怕了是不是？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你可以回去的，去受我妈妈的气好了。”

张小花委屈极了，“你干吗？”她嘟囊了一声，却又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中午时分，很热，树上的知了很无力地叫着，阳光从树枝间渗落下来，零零落落地散了一地，两个女孩子，站在路口，焦急地等着一个人。

这个人将是她们的房东。梅姐。

五

童乃声几个箭步地冲到了家门口，他的手刚刚叩在门上，门就开了。

徐娴的脸苍白着，什么话也说不出。

童乃声径直地走到屋中央，“报警了没有？”

徐娴摇摇头。

童乃声：“她同学的家里都问了？”

徐娴愣着，一时像是反映不过来似的。

童乃声打开童谣的房门，拉开她的小抽屉，“除了信还留下什么？”

徐娴像是一下子崩溃一样，突然大声地、绝望地哭了。

女人！

童乃声不理她，他搞不懂女人为什么在这种时刻脆弱成这样，平时的徐娴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她出身军人家庭，父亲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几乎从她懂事起，她就被“特供”了，在那种很困难的年代，她可以吃到别的家庭吃不到的东西，穿那种料子服。即使后来与童乃声谈起了恋爱，她都有无比的优越感，“你知道我的家庭后你怎么想？”这是婚后她常常问童乃声的话，起初，童乃声故作惊讶地说，“我吓坏了，天哪，这是老将军的后代啊！”他轻松地说，当作新婚枕边的私语。后来，说得多了，童乃声就开始不耐烦，他会轻描淡写地道，“没有多想啊，我娶的是你么。”再后来，世界的一切都开始了变化，将军的后代……开什么玩笑，现在，如今，人们更想听的是——百万富翁的后代，然后，就可以很急巴巴地上前：来投资吧？

徐娴缩在沙发里面，哭泣着，童乃声把双手按在电话机上，他

开始寻思，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任性的、离家出走的女儿。

电话机上的那双手，漂亮、修长、骨骼分明且坚硬有力，一看就知是双弹琴的好手。

而且，极其性感。

六

一座公寓。六楼。门牌上标着 604。

梅姐向童谣和张小花晃晃手上的钥匙，门开了——

梅姐指指屋里，“小姐们，这就是你们的公寓——女子公寓。”
门砰地关上了。

童谣和张小花好奇而新鲜地在看房间。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一进门就是客厅，客厅里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张餐桌，还有好几把椅子。朝南有两间卧室。

梅姐：“这一间半个月前我已经租出去了，也是一个女孩子，你们的邻居，要和睦相处；这一间有阳台的就是你们两个住了，你看，这儿有床、有被子，还有桌子，阳台上还可以看风景；再来看看厨房，有管道煤气，锅碗瓢勺都有，但你们自己的碗筷自己管了；卫生间，有热水器，但气用完了得自己换，买高价的。好了，就这些了。”

童谣和小花很满意，她们很兴奋地站在梅姐面前，听她说。

梅姐：“两室一厅的房子，租金是六百块。”

小花大惊小怪地：“一个人六百啊？”

梅姐故意地：“也不是不可以啊？按这地段这水平这档次，收一千块是不过分的，但你们嘛，收六百吧，三个人平分。”

童谣：“好的，谢谢梅姐了。”

小花飞快地算：“六百除三得二百，就是说一个人掏二百块

钱。”童谣使劲地碰碰她，没法子，这个人就是如此不可救药。

梅姐：“有几点啊，第一，这是我买的私房，你们要爱护好；第二，租金在每月一号交给你们的邻居，她叫安静，她会把钱打进我的信用卡里；第三，电费水费煤气费，公寓里管理人员会来收，你们之间怎么个分法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拖欠。”

童谣和小花：“明白了。”

梅姐：“那我走了，我今晚就飞深圳，这把钥匙就给你们了。”说着，她走向门边。

童谣跟在她的身后，梅姐想起了什么后回头说：“童谣，你妈妈真的同意你搬出来住？”

童谣很熟练地：“那当然了，她很赞成呢，她总是教育我要自立要自强，而且是她叫我找你的呢，要不是她最近出差了，她肯定要来谢你。”

梅姐：“中学那会儿，你妈妈当我的班主任，她也这么对我说：要自立自强。”

童谣说：“你现在好成功呀，当上了大经理。”

梅姐：“好了，不说了，你妈妈知道就好。”她转身走了，把门轻轻地扣上。很多的东西，对梅姐这个过来人来说，都是一眼看明白的。就像这个小小的童谣，梅姐心里清楚，明白，她是个离家出走的孩子，而且打着她妈妈的招牌来找自己，目的明确而清楚。可在童谣那个年龄里，一点点小聪明以为别人是看不穿的，这就是年龄的差异，只有等到一次次重创后，方才明白这个世界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啊。

三十六岁的梅素丽目前是深圳经典公司的副经理，在此之前她是这个城市很平常的家庭妇女，一次婚姻改变了她，于是下海、经商、捞钱，在男人堆里滚爬，凭姿色和聪明，几年下来居然挣了钱，买了自己的屋。

而这个屋，现在成了“女子公寓”。

七

“啊！”童谣一头扎到床上，翻了一个大滚：“好快乐啊！好爽哇！帅呆了！”

她感到无比的骄傲。她简直想象不出在此之前她在那个大而整洁的屋子里，天天循规蹈矩地听着教诲是如何的不可思议。父亲在她的眼里除了自命不凡以外，就希望她按照他们的想法上大学、出国……简直就是笑话！童谣有点恶作剧地想，为什么我要走你们安排的路？这要在美国，我已经不受你们监护了，早就离家出走了呀！想到这里，她觉得自己的骨子里很有点美国精神。

她从包里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东西：CD机，一大堆林志颖的带子，乱七八糟的衣服，化妆品，还有林志颖的大幅招贴画。

她喜欢这个眼睛笑起来弯弯的男孩子，帅气、天真，尤其是他的嘴角，像月牙一般。童谣感到这个男孩子在她的心里生活了很久了，想起他，她的心就暖暖的，有着一一种很纯很甜的感觉，并无一般发烧友那样的轻狂。于是，童谣觉得林志颖仅仅是她的一个梦想，而非其它，更不是那种恋情。

恋情……哦哦，童谣突然笑了，叫着：“小花！小花！张小花同志！”

小花走过来：“童谣，隔壁的人睡在地上哎，还有这样的人的。”

童谣：“真的？”童谣随小花一起来到隔壁的屋里，只见地上放着一张席梦思，一台组合音响很醒目地立在地上，还有一地的磁带、唱片。

童谣：“小花，我们留心她一点，这样的人，谁知道处不处得来。”

小花：“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不大合算啊，你想想，我们三个人

住一套房，一共要付六百块房租，她一个人一间，而我们两个人一间，这样不公平的呀，她应该多付一点才对。”

童谣想了想：“有那么复杂？”

小花：“当然了，要不我们就吃亏了。她占一间我们占一间，一半对一半哪，她付三百我们三百，我们两个住平分一下，一个人也就一百五。”

她们来到客厅，小花拉一下卫生间的灯，结果不亮了，小花：“这灯不亮了，你看。”

童谣：“你去买一个灯泡。”

小花：“那怎么行？我们来了以后灯已经坏了，应该她买才是，再说，我们又不是很有钱，你那个一千块钱也刚够我们交两个月房租的。”

童谣：“不止吧？少说也能对付个三个月吧，到那会儿，我的事说不定全摆平了呢。”

小花飞快地算着：“就两个月吗，你看，按她一半我们一半算，我们两个月才六百块，余下的，正好让我们交水电和煤气费和我们的伙食费。”

童谣：“小花，有没有搞错？你要付你自己的那份房租了，我们说好的，一起出来，你去找工作，我处理我的事，你答应过的。”

小花不大高兴地：“这么没情没意？我跟你出来也是为了你呀。”

童谣：“也为你自己呀？你想在我家当一辈子保姆？”

小花脸拉了下来，“好好，我去找工作，不过说好了，等我们的邻居回来了，你不要总是讲我当保姆当保姆的。”

童谣：“我说你是我同学行了吧？”

小花：“房租你不会给我付，那这个月的工钱你总得替你妈妈给我吧？要不我就回去对他们说你的事。”

童谣很惊讶地看她：“哇！看不出哎张小花，才出来几个小时

啊，真是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好好，我代你付一个月的水电气钱，行吗？”

小花：“水电气钱能要得了多少？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家每个月来收电费水费的，不都是我来算的？我要工资。”

童谣：“给你就是了，黄世仁一样，你跟我来较什么劲呀，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一致对外。”说着，她用手指指隔壁的那间屋子。

小花：“那还有我们的房租也一半对一半吧？一人一百五。”

童谣看看她：“真是朽木不可雕也，行行，第一个月的水电费我还可以帮你来付，不过——现在，你帮我把床整一整，我的衣服帮我洗了。谢谢。”

小花：“你——我现在可不是你家的保姆了哦，别对我指手划脚的。”

童谣：“那水费电费你付你自己的。”

小花一愣，到底还是精不过童谣，只好走开。

童谣重又回到房间，她看看四周，对此一切满意。

已经有一个好舞台了，接下来……该演员上场了。

人生就是舞台……谁说的？本来就是么，只不过每一个人并非很清醒地意识到每一场演出在他们生命里的价值。

19岁的童谣此时感到自己已经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这个状态真妙不可言。

八

在这个城市的东边有一座三十二层的高楼。大楼的外形类似一把利剑直冲云霄。大楼刚刚完工时，曾遭到评论界的猛烈攻击，认为它“不合时宜”、“单调抽象”、还有人说它“利箭刺向蓝天，多不吉利”。一下子，那栋楼的销售惨败。交付使用一年后，那楼

里还有好多层空荡荡地，像个嫁不出去的女子。

但是每到傍晚时分，那栋孤寂的大楼仿佛深知人心似的，开始放射出它的光彩来。这时候，黄昏的光芒映在大楼的蓝玻上，反映着一层游动的、湛蓝的波光，仿佛云海在那里翻滚。这个美妙的景象，被一个外地的摄影家拍了下来，并在一次全国的摄影展中获得大奖。当那幅摄影作品在市报刊登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这栋楼这样的漂亮！简直就是精彩绝伦！为什么我们会对它如此的冷漠？这简直就不公平么！

大楼重新名声鹊起，真有点风水轮着转的味道了。就连以往不景气的房产一下子也被人看好，原先空闲的楼层很快销售一空。

大全公司就是在这个大楼最最热火的时候，租赁了它的中央地带——十六楼。

当大全公司的全体员工花整整两天的时间把公司搬好、收拾好后，公司在十六楼里开了一个大会，总经理张起来用“起来吧，大全公司”为题，作了一番极有煽动性的报告。大会结束时，大家走至电梯口等电梯，这时，大楼的物业管理打来电话，告之，大楼因意外断电，电梯暂时无法动用，请步行下来……张起来一转身走回办公室，坐在他那张大班桌上，一言不发。

公司企划部的笔杆子杜秋说，“这就是命！”他说完这话，真不知该笑还是该哭。

如今，搬进大楼已有一年。公司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一切良好的希望和祝愿都随风而逝。倒是因为太闲的缘故，好多的人都惹出个什么事来，比如市场部的小田，闹了离婚；会计部的老方，家里遭了火灾；还有那个说这是命的杜秋，弄出一桩婚外恋来。

童谣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办公室。杜秋接的时候，已经很明显地看出坐在他对边的老姑娘小王颇感兴趣的神情了。

童谣：“我搬出来了呀！杜秋！”

杜秋吓了一跳，他将手指按在话筒上，力图使对方的声音能小一点，怎么搞的么，叫她不要往单位打电话，这个童谣！杜秋感到童谣的年龄太小了一点，她完全像个要哄的孩子，作情人？

.....

童谣：“我要见你，杜秋。就是现在！你来吧，我的地址.....”

放下电话，杜秋故作轻松地自言自语道，“真忙啊，都顾不过来了。”

小王：“是不是报社做广告的事？”

杜秋有些烦眼前的这个女人，都三十七岁了吧？还没有结婚，一定在某种方面有些失常的。杜秋避开她的眼光，散淡地说，“其它事。”说完，就走开。

小王叫住他：“你去哪里？”

杜秋连头也没有回地说：“取资料。”

电梯口，天晓得又是停电！杜秋连骂都省略了，转身走下楼去。他机械地走着，头晕乎乎的，脚有些飘……奇怪啊，他这么去见他的小情人，居然一点也没有激动的感觉，那种耳热心跳、手心出汗、魂飞魄散的症状早已消失。还剩什么呢？一种对得起曾经激动的惯性。

一种弃之可惜的留恋。

九

三十八岁的杜秋除了气质上有点书卷气外，在许多的女人看来，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钱，过的完全是那种靠薪水吃饭的生活；没地位，在一个公司里当员工，名曰企划部业务主办，可名片一递，清楚的人还是明白，这种职位类似安慰，完全有名